

軍官政訓教材

領袖言行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義）

782.38/481.911/21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前記

一、本書正篇係採錄 部長於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二年二月在南京中央軍校總理紀念週對全體官兵講解，題爲「蔣先生之人格與修養」。講解甚詳，各同志於此可得一最有系統之研究與遵循。

二、附篇一章，係根據「總裁遺論」及參考「領袖言行」（鄧雪冰著）「領袖的生涯與思想」（拔提）「蔣介石先生思想研究集」（華中）「蔣介石之偉大」（石九籛太著）等書所組成。

三、領袖的思想及言論部份，在本書第二章中敘述較多，俾便讀者精讀精研。

四、最後一章「領袖的偉大」係摘自歐美刊物對領袖的讚許及國內報章雜誌對領袖敬仰之各種文字，使讀者進一步認識世界人士及國內同胞敬崇領袖，擁護領袖之誠意。

正篇目錄

蔣先生之人格與修養

一、引言

二、本論

- (一) 富於情感
- (二) 善於培育
- (三) 勇於犧牲
- (四) 達於哲理
- (五) 英明果斷
- (六) 氣度宏大
- (七) 厲行校訓
- (八) 昭示國訓
- (九) 知人善任

後 補 官 行

（十）條已推職

出、結論

附篇目錄

第一章 領袖的經歷與事業

第一節 家庭教育與修養

第二節 追隨 總理致力革命

第三節 創辦黃埔完成北伐

第四節 平定內亂統一中國

第五節 抗戰建國復興民族

第二章 領袖的思想與言論

第一節 總理遺教概要

第二節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第三節 革命的哲學

第四節 行的道理

第五節 科學的學庸

第六節 訓練集

領 袖 言 行

第三章 領袖教育方針

第一節 文武合一的教育

第二節 爲學之目的與教育之要義

第三節 革命的教育

第四節 惟有教育與經濟方可救國家與民族

第五節 爲學做人與復興民族之要道

第四章 建國與建軍

第一節 建國運動

第二節 建國必先建軍

第三節 新生活運動

第四節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第五章 領袖的偉大

第一節 國內的敬仰

第二節 世界的讚許

校長之人格與修養

一、引言

日前接到一封學生的信說：「我們快要畢業離校了，許久沒有聽到校長的教訓，想於離校之前，對於校長偉大的人格和功績，多知道一點，以爲將來效法。這不僅是學生個人的思想，也是全校同學的切望。」當我讀了「擁護革命領袖的要義」之後，又接了一封學生的信說：「學生對於『擁護革命領袖的要義』，很有體會，同時都請教校長的言行，多多灌輸給大家，以供大家效法。」這兩封信的意思大同小異，都是仰慕校長的人格與功業，要用作爲自己的模範。

接了這兩封信之後，本來就想給大家一個答案，但是覺得有兩種困難。一則，本校如有此種演講，外面明瞭的人，知道是對學生講述校長的言行，以便學生效法，不明瞭的人，或以爲我們對於長官有什麼用意，反足引起誤會。再則，凡是描寫或講述一個具有偉大人格創造偉大功業的革命領袖的事跡，必須詳悉他一生的言行，筆墨難盡，而且耳聞目擊，還嫌明了，然後講述得方不含糊，才無遺憾；這不是輕易能做到的。因此把

這兩封信擱置了許久，沒有答覆。不過，這些信都有很懇切的表示，是代表大多數學生的至誠希望，假如置之不答，必殊不安；故特於今日將自己所知道校長人格上和修養上的幾個要點，試述一下。

但須與大家說明：以自己能力所及，只能試述校長人格上修養上的幾個要點，并不是說明他整個的人生。關於校長的整個人生，將來要請一位與校長從小在一處而深悉校長一生的足跡的人，專門講述；這是於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可以做得到的。

尚有須待說明的：凡是敘述一個偉大的人物，尤其是自己的長官，絕不需用歌功頌德，過事誇張的語句，必須站在真實的基礎上，將其偉大人格，講述出來，描寫出來，這種講述與描寫，才有價值。所以我要從真實方面講述校長的人格和修養，這樣才是我們擁護自己長官的真誠和應有的態度。

二、本論

(一) 富於情感

從我們耳濡目染所知道的，校長是最富於感情的人。這句話，誰都相信的；就是站在反對地位的人，也能相信這句話。本來，人類是最富於情感的動物，如果沒有情感，

也不能算做一個人。如果一個人沒有熱烈的，高尚的情懷，在社會上也不能做出一番大事業。所以凡是在社會上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無論對國家，對人民，對同志，他必抱着痛惜愛護的心理。大家可以看得明：校長爲革命盡力，爲黨國奮鬥，這種堅定不撓的精神，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就是從那種熱烈的，高尚的情懷發揮出來的。隨便舉出一兩個例子。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總理在廣州蒙難，那時校長正在上海。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趕回廣東，冒險登總理所乘的永豐軍艦，侍總理側，晝夜不倦，前後十多天。所以總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事文裏面說：「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予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予及海軍將士共死生。」我們讀了這幾句話，受着怎樣的感動！民國十四年第二次東征之時，有一次戰事異常激烈，至夜未休；那晚，校長和一個俄國顧問暫駐在一個小山之下，隨侍的勤務兵，只帶了一張毯子和一件風衣，別的都沒有。夜間天氣頗寒，校長和那俄國顧問就睡在山下。勤務兵看見校長衣服不多，遂把風衣替校長蓋上。但是，到了翌晨起來，這件風衣不是蓋在校長身上，是蓋在顧問的身上了。因爲校長恐怕顧問受寒，已將自己的風衣，蓋在他的身上。由此可知，校長愛人之情至深且切。這件事，是那俄國顧問親自告訴我們，而且在一班俄國顧問中稱頌不

已的。至如校長對於自己的學生和部下愛護的熱情，事實就更多。

當民國十六年校長下野的時候，正是本校第五期學生由黃埔被調到南京來，轉業本校還在籌備中。學生雖是畢了業。還有許多沒有地方分發，所以對於學校事情沒有過問。校長下野後。即刻回到奉化，臨行匆促，不及應酬到學校。及回到奉化之後，才想到關於學校的事情沒有指示辦法；當即發一電報給何部長，另寫一封信，叫鄧佛蘭志帶來給我，叫我不要走，仍留南京維持學校。恰巧，鄧佛蘭志由滬來京，我已由京赴滬；因之兩不相值。隨後我接到校長電召，便即赴奉化謁見。校長見面後，首先就問：「學生怎麼樣呀？」我說：「自校長離南京後，學生情況實在可憐，差不多等於無母之兒了！」校長聽了這「無母之兒」的一句話，非常悲傷，當時幾掉下眼淚來了。可見：校長雖然平常督責我們很嚴，而他愛護我們的熱烈情感，有時會自然流露出來，給我們看得很清楚的。

(二) 善於培育

校長是善於培育的人。「培」，是培植；「育」，是教育。他是善於培植與教育人了。本校自第一期四百多學生發展到現在這良好的階段，便是校長善於培育的結果。而且本黨能夠做成現今的局面，全賴本校力量來做革命武力的中堅。所以本黨能以成功

也是由於校長善於培育。校長對於自己的學生，自己的部下，都有培育的善法。官長有不敢的，在校長督率之下，便能勇敢起來。學生有浪漫的，驕傲的，傲慢的，在校長訓練之下，便能變成不浪漫，不驕傲而且用功的良好學生。前幾年有些學生犯了浪漫驕傲的毛病，一經校長注意矯正，風氣爲之一變；現在講到浪漫驕傲的學生，就算是很少的了。他以真誠來教育，使學生不敢浪漫，不敢有一切不好的態度，荒廢學業的心理。這種善於培育的方法，很值得我們注意和佩服的。在這樣大的團體裏，他能夠使個個心悅誠服，受他統率，受他領導；他能領導這大的團體，進而領導全國的國民，都是他善於培育，以心血與勞力所造成的結果。

(三) 勇於犧牲

校長是勇於犧牲的人。他的犧牲精神實在比任何入強大。革命是冒險的事業，沒有冒險精神的人，就不配講革命。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大家必定知道的。譬如：當一個師長，他如果怕死，打仗的時候，自己躲在後方，怎能指揮他部下的旅團長到前方殺敵呢？何況校長是一個革命的領袖，是很大團體的一個信仰集中的領袖！所以他隨時隨地都表現出勇於犧牲，敢於冒險的精神，督率部下，爲主義奮鬥。

校長勇於犧牲的事實，在北伐期間，可以看得很多。他常常親到前線督戰，還是

一般人都曉得的。像在攻武昌的時候，總司令部是設在李家橋火車上，指揮部設在湖南。他在總攻擊之前夕，要親自到城牆的附近，向部下訓話。當時有許多人和俄國顧問都勸阻說：總司令不須如此冒險，請就在車上指揮，不必親到火線上，因為總司令是負全軍總責，關係至大。校長不聽，終歸親自到前線，對圍城的部隊說：「明天一點鐘總攻擊，你們一定要攻進武備，假使明天攻不下來，你們不要見我，我也不願再見你們。我今晚不走，就在此地等着。」他身負總司令的重責，本可不需如此一舉，但他竟冒險跑到城根，去督促部下，這就是他勇於犧牲的表現。依常理講：此舉似有過度之處，因為總司令的責任與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關係，如有什麼事情發生，就影響不小。但他是覺得：如不表現這樣冒險的精神，不能盡他的責任。還有攻擊南昌之時，校長親到前線，命令我們預備兩點鐘總攻。那知突如其來，敵人從城的水閘衝出來，我們第五團適當其衝，因為沒有十分預備，受了很大的犧牲。那時校長正在巡視部署，幾乎為敵人所乘，實在危險之至！幸得他們是偷襲的性質，衝不破就退了。這雖不免有過度的地方，但他有如此犧牲精神，才能激動部下不怕死的勇氣。

又如在隔海之役，有一次，敵人從右翼包圍過來，我們的某路軍陷於極端的危險，當時該路總指揮打電話報告總司令說：「現在總指揮部已被敵人包圍了，假如不退，

我們就要被敵人活捉了。」總司令馬上回答他說：「你死就死在那裏好了；假使你死了，我總司令就自殺。」又有一次，某同志奉命指揮攻擊某地之時，是某某兩師担任攻擊的；每一次衝鋒，均犧牲不少的隊伍，屢退屢進，仍然是攻不下。因為敵人的陣地太堅固，戰壕太深闊。他看見這種情形，擬請暫停一時，待將隊伍整理恢復後，翌日再行攻擊。總司令對他說：「今天晚上一定要攻下，如攻不下，我不見你們，有這樣多的軍隊還攻不下，實在慚愧，我只有自殺，不願見你們了。」當時高級指揮官才有了堅決的意志，部隊才有了充分的勇氣，繼續攻擊下去。這可見校長堅決的犧牲精神之一斑。

光是犧牲性命，尚不十分困難，稍有根基的人還可以做得到，至如拿定堅決的主張，謀國家的利益，不顧犧牲自己的一切，那種犧牲的精神，才是最可佩服，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了。在最近校長的言論和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他看到國家有應走的大路，不願意隨便附和盲從，甯可犧牲一般人對他的信仰，自己革命的光榮，定要把國民領上這條大路。校長曾在總理紀念週講過：「關於抗日的的事情，假如本人要想全國國民擁戴我，是最容易做到；只要我對日宣戰，全國國民一定是稱贊我，把我抬舉得很高。但我為什麼不這樣去做，反給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不是怕死，我不能把國家的命脈送斷，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我現在要為國家前途打算，要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為個

人名譽而使中國滅亡。縱令不至使中國永久滅亡，或者他的滅亡不過是幾十年或幾百年，還可以復興的話，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方法可使中國不亡，使中國不至受這幾十年或幾百年亡國之苦，我們為什麼不採用呢？為什麼反願意管這幾十年幾百年的苦痛呢？『這種理論和行動，就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做到的。這是從遠大的眼光，高深的思想發生出來的。現在事實還未擺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是看不到的：將來定有事實可使全國人民了解，恢復已往對他的信仰。他有巨大的眼光，看得很廣闊，他有高深的思想，計劃得很久遠。他覺得雪恥禦侮，打倒日本，恢復失地，不是一件難事。現在他爲着保存國家的命脈和民族的生存，不怕勞苦，不避嫌疑，不爲任何阻撓打擊而灰心，努力做去，必有達到雪恥復仇之一日。看得到的人，目前總可以了解，看不到的人，也可以相信我的話，明了他的苦衷。』

（四）遠於哲理

校長對於哲理具有深刻的研究，所以能修養成就如此偉大的人格和創造如此偉大的事業。古今哲學家，有主張唯心論的，有主張唯物論的。唯心論者側重於精神，唯物論者側重於物質，這兩派的理論，不是今天短促時間可以分析詳盡，這也不是屬於今天所講的範圍，不過只能略加評判，再進而講校長的哲學思想。

我們對於唯物論的觀察。人爲萬物之靈，有複雜的，敏銳的思想，高尚的，優美的情感，是否可以專拿物質，便可解決整個的人生問題呢？不錯，一個人的衣食住都是屬於物質生活；然而，事事只求物質生活的完備，物質慾望的滿足，那就失却了人生的意義，而與禽獸沒甚麼區別了。狗馬受人的豢養，有時可以得着很美的物質供給；牠們供人馳騁，供人驅使，俯首貼耳，服從無忤。這種生活，是不是人類可以滿足的呢？我們要知道，人要有人的生活；人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哲學的頭腦，要有哲學的觀念；有了哲學頭腦與觀念，才能表現人的心靈與特質，發展人類精神生活。所謂精神生活，就是哲理的生活。

同時，我們不是唯心論者，因爲唯心論是虛玄縹渺。而我們必須做有科學頭腦的人。要做有科學頭腦的人，並不是主張唯物論。物質固然是需要，然而物質的需要，只限於生活之某個部份，而不盡及於整個的人生。譬如：我們在前線打仗，戰事正當激烈的時候，偶然後方給養斷絕一兩天，此時要靠什麼力量去克制當前的敵人呢？只有靠自己不怕凍，不怕餓的犧牲精神。假使太吝重了物質，一時給養不足，就假了士氣而打敗仗，那就不配稱爲革命軍人。

校長對於哲學的研究是很深刻的。無論在絕對對於學生或部下的訓話，我們都可以聽

得出來，其中最少有十分七八是關於哲學的話。換言之：就是有十分七五是屬於精神生活，人格修養的話。校長曾經把他的人生哲學明白告訴我們說：「總理常講，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他說：『凡不是物質的東西，就就叫精神。』從古至今，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像 總理這樣確切。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還有一個精神的東西存在。承認精神的存在，便承認心靈的存在。有心靈便有『良知』。不過，有良知要能『致』，即所謂實現良知，亦即是『知難行易』的實行者。如此，所謂良知，才不致於落空，才不會做一個空疏的唯心論者，同時也不會做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不能承認唯物論者，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古今來宇宙之間，只有一個『行』字，才能創造一切。所以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簡言之，唯認『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校長根據這種『行的哲學』勇往邁進，所以能實行 總理的主義，挽回國家的危亡。

校長從前做了一副對聯，上聯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下聯說：「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兩句話不是憑空捏造，是根據很深奧的哲理而得來的。是根據什麼哲理呢？就是犧牲小我而實現大我，犧牲個人的力量和生命，

去改良全體人類的生活，這是全體人類的生命。這就是校長的人生觀。據校長書說，我們這種革命人生觀，是從總理所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幾句話領悟出來的。又有一副對聯，是校長撰句。總理親書的。上聯是：「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下聯是：「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這兩句話含有很深刻的哲理，大學上「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的幾句話，可以拿來概括闡明上聯所說的意思。這是我們觀察事物，處置事物的一個重要哲學觀念。如果一個人做事，對於問題將發未發之際，不能究其道理，探其因果關係，趕急處理，等到問題發生了，擴大了，才狼狽周章，一籌莫展，勢將一事無成，更何能從事於革命之偉大的事業呢？校長常常講，「謀定而後動，一也不外這個道理。」

下聯是基於易經上「知幾其神乎」這一句話而來的。「幾」是動之微，我們在心意初動的時候，就要能研究他的發端，做一番正心誠意的功夫，然後才能講修齊治平的道理。作救國救民的事業。否則，就根本推翻了。關於這一點，校長解釋給我們說：「我們必辦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種物件，決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如果離開了意志，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們心裏起一個叛變念頭，就立刻可成爲反革命，又如我們曉得，革命一定要照建國大綱所定原則做法，但是爲了權利一念的